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十一回 徐立獻寶鏢二峰漏網 石祿擒普蓮俠客出山

且說店中魯清大家人等，陪著用飯。魯清說道：「杜林啊，這可是你爺兒倆的功，可不是給你們爺倆控對兒，辦出事來，應有我姓魯的一點事，我竟替朋友著想。」說完又喚伙計，叫他把魯清、丁銀龍、杜林等三匹馬備上，快去中三畝園掛樁。伙計答言說「是」，趕緊幫這爺三個將應用物件拿齊。魯清說道：「何大哥，咱們這一帶有三畝園沒有？」何玉說：「有，大概是在東裡啦。」魯清道：「有就好找，你們諸位在店中等候。李翠雲龍你二人趕緊四下派人到處去打聽去。那石祿回來不回來，沒有多大的關係。」劉榮說：「石祿若有三長兩短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魯清道：「你放心吧，劉爺，他若有個外錯，我拿人頭見您。」說著話，魯清牽過馬匹，辭別眾人，上馬而去。出了村子，一直正東。杜林看一看，問道：「這附近有一座石橋嗎？」丁銀龍道：「不錯，有一坐石橋，來隨我來。」說著在前邊打馬走去。直到了石橋口那裡還是有些個年老的人，在那裡說話。」丁大哥您下去，向他們打聽打聽，這個三畝園離這裡有多遠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不用打聽啦。反正近不了，咱們就往前走吧。」此時魯清已然下了馬，到了人前，說道：「借問聲，中三畝園在那裡？」當時有人說道：「這個三畝園，離此約有四□多里地，順大道一直往東，就可以到啦。」魯清一抱拳，說聲「謝謝」，拉馬過橋，飛身上馬，老爺兒三個，順大道一直跑了下去。走了二□多里地，太陽已然壓了山啦。魯清說道：「大哥呀，此天已不早，您看前邊來了一位老頭，您也年長，可以過去向他打聽打聽，還有多遠。」丁銀龍一聽，也對，這才下了馬，迎了過去。眼前來的那個老者，拉著一頭驢，馱著兩條口袋，一定是上集鎮去買糧食，連忙抱拳說道：「仁兄。」那老頭一抬頭，連忙說：「達官，您有甚麼事？」丁銀龍道：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咱們這一方，有三畝園嗎？」老者說：「但不知您是打聽那個三畝園。」丁銀龍道：「有幾個三畝園呀？」老者道：「三畝園有三個啦。」那老頭說道：「您看見路南那片鬆林沒有。那鬆林東邊，南北的村口，就是上三畝園。那上三畝園北口往東有一股大道，這一股大道是穿村而過，那村子便是中三畝園。出中三畝園的東口，再往東去三里，即是下三畝園。」老者便將三畝園的街道地方詳細的全部告訴明白了他們。丁銀龍道了謝，三個人又往前走到了鬆林之外，翻身下馬，進了林中，將馬拴在樹上。爺三個席地而坐。魯清道：「老哥哥您已然打聽了。依我說，咱們先上這個三畝園打好了店，暗中把咱們人偷偷的運到了店中，然後咱們再上中三畝園拿賊去。您先去打店，咱們必然如此如此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是啦吧，那麼我先去。」說著他解下馬來，拉馬出樹林，往村內走來。到了上三畝園的北口，看那村中還很繁華，在路西有一座店，白牆黑字，上寫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。水旱兩路的鏢店，門前有兩行小字，左邊寫著茶水方便，下邊是草料俱全，中間店門上有一塊橫匾，金匾大字，上寫丁家老店。丁銀龍上前叫道：「店家。」當時從裡邊出來一個伙計，身高有八尺開外，胸間厚，膀背寬，面如重棗，寶劍眉，斜插入鬢，二眸灼灼的放光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。光光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髻，上身穿毛藍布的貼身靠襖，青布底衣。青鞋白襪子，腰中係著一條半截圍裙。出來問道：「客官您住店啊？」丁銀龍說：「不錯是住店，你們這裡可有上房？」伙計說：「有，您隨我來。」說著轉身往裡，丁銀龍拉馬跟進店內。一進店門，在門洞裡邊，兩邊有懶凳，在北邊凳子的西頭，有櫃房的門，門上有青布軟簾，挽在西邊門坎上。丁銀龍從此過，未免的往裡看了一眼，見北房山掛著五樣兵器，頭一件是，長桿的開山鉞，第二個是方天化戟，第三件白桿花槍一條，第四個是龍鬚刀一口，長約四尺七寸五，一吋七寬，護手盤底下有個鵝眉杖走，第五是一對撲刀。店裡伙計說：「您將馬交給我吧。」丁銀龍道：「慢著吧，我這匹馬老實，您去拿來一凳子，放在當院把馬拴在那腿上就得，旁邊放在草蓆籬就得。我原是青州府的人，此次我們是三人出外取租，中途路上，被大旋風將我們一馬吹散了。將馬拴在那院中，容他們從此門前過，看見了此馬，自然知道是自己的人，住在了那裡，這是我們的暗記號。」伙計答應，便領他到了五間北房的屋中。丁銀龍進到屋中，看見迎面有張八仙桌，一邊一把椅子，東西各擺一張茶几，配著四個小凳，兩旁暗間，掛著青布軟簾。伙計拿進一盞燈來，放在八仙桌上，笑問道：「客官爺，您選用甚麼呀？」丁銀龍道：「你先給我打一盆洗臉水來，好擦一擦手臉。」少時打了來，丁銀龍洗完了臉，坐在那時吃茶。此時那村外頭的杜林，也拉馬走進村來到路西這一個丁家老店，看見院中拴著那匹馬，杜林知道丁銀龍，住在了此店，他便叫道：「伙計子，伙計子。」伙計一聽，急來到了外面，問道：「小爺您要住店嗎？」杜林道：「你是這裡的伙計子嗎？」伙計說：「我不是伙計子，我是這裡的伙計。」杜林說：「你是伙計必須找瓦匠。」伙計說：「這裡是店東啊。」杜林說：「你是房東？」伙計說：「我是房東。」杜林說：「你貴姓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丁。」杜林道：「你是大丁小丁。你是老丁少丁？」這幾句話真把伙計給問上氣來啦，急了臉問道：「您是打店呀，還是找人呢？」杜林道：「我找人。」丁銀龍一聽是他。連忙出來說道：「伙計你可別跟他一般見識，我這個姪兒好玩鬧。」當時伙計就不言語了。杜林將馬拉到那匹馬一旁，也拴在那裡。向著馬說道：「馬呀馬呀，今天夜裡，咱們全不用活啊。我們不是吃板刀面，就是吃餛飩。你們兩個准上馬桿鋪。」伙計說：「這位客官，您說怎麼會不能活呢。」杜林道：「今夜店裡一鬧賊，那不是全完了嗎？得啦馬呀，沒想到咱們全活不了哇。」伙計說：「小爺。您千萬別這麼打哈哈。我們這店裡住著許多的客人，您這麼一嚇，人家還住不住哇。」丁銀龍叫道：「杜林呀，別跟人家打哈哈，快進來吧。」杜林進到屋中說道：「伯父哇，今天夜間咱們一定活不了。」

伙計在外面聽的明白，不好言語，只可到了櫃房又給拿來一個茶杯，送到了北房屋中。忽聽門外有人喊道：「掌櫃得。」伙計一聽，心說：今晚真是個麻煩，怎麼竟來這些個人呢。杜林在屋中一聽，忙說道：「伙計你還不快出去看看去，有人喊你啦。」伙計無法，到了店門口一看，見一人拉了一匹馬，連忙問道：「您是打尖，您是住店？」魯清道：「你是掌櫃得嗎？」伙計說：「我不是掌櫃得。」魯清說：「那麼你是掌櫃搭。」伙計說：「我也不是掌櫃搭。」伙計說：「掌櫃的也不能搭我。」魯清說：「我不信，你要是死在這裡，掌櫃的還不把你搭出去。」伙計說：「客官爺您與我有什麼仇哇，願意叫我死呀。我要死了掌櫃的還不把我搭了出去。」魯清道：「搭到那裡？」伙計說：「那還不外事。」魯清說：「搭到廚房去。」伙計說：「得啦，客官爺，您別跟我打哈哈，我說不過您。您是打尖呀，還是住店呢？」魯清道：「我看見院中這兩匹馬眼熟。」伙計說：「是啦，想必全是一塊兒的。」說著伸手接過馬來，又把那兩匹馬也解了下來，一同拉到棚去了。魯清來到北屋，杜林說：「我看此店，有些不全，為甚麼櫃房中掛著兵刃呢？要是鏢店應當把兵刃擺在廊沿底下。您還喝茶不喝啦？」魯清說：「不喝啦。」杜林說：「我試試他們，叫他擺上一桌酒席來。」遂叫伙計給來一桌上八席，外加山珍海味，伙計答應。杜林道：「以外給我們來一碗湯菜，多來點海味迷字。」伙計一聽，忙看了杜林一眼，說道：「這位小爺，您是合字嗎？」杜林道：「我是海字。」伙計說：「那麼您是線上的吧？」杜林說：「我連一根繩都沒有。」伙計說：「我看閣下眼睛掛神，可是乍入蘆葦。」杜林說：「我倒沒進過葦塘。我時常在竹林裡倒睡過覺。」伙計說：「那麼閣下怎麼知道下海的迷字呢？」杜林說：「我跟趕大車的學的，他趕著車，一共是□幾輛車。」伙計說：「車上有東西沒有？」杜林說：「有啊，車上不少東西物件，全用繩子拴著。」伙計說：「那趕車的手中拿著鞭子沒有啊？」杜林說：「沒有。」伙計說：「那麼他的鞭子擱在那裡呀？」杜林道：「插在了車轅上，頭一個車上還插著個旗子。那趕車的說道，我一問他，他說那叫胡椒面兒。我也是叫你多給來點，為是好吃。」伙計一聽，知道他是外行，遂衝他一撇嘴。杜林說道：「嘿，你怎麼撇嘴，不給不要緊。我們會上外邊自己買兩包去。」伙計哼了一聲，便走了出去。丁銀龍見他走了出去，這才說道：「我看他們也許不是賊店，可是他們這軍刃怎麼放在櫃房裡呀。再者說，也不應當用真的兵刃呀。」

不言他們三個人，在此猜疑。書中暗表，原來這個丁家店中，除去打更的與廚子之外，其餘全是一姓的人。哥五個奉母命，金盆洗手，在此處開店。這個伙計出來，告訴了別的人說：「北屋來的這些個人，一個好人沒有，咱們快給掌櫃的送信去。」此人這才來到店門外南隔壁，一個大棚欄門內，伸手進去開了門，往裡而去。到了一間大門洞裡，一叫門，裡邊說：「三哥呀。」外邊人說：「不錯是我，老五嗎？」裡邊說：「是。」外邊說：「咱們大哥在家沒有？」裡邊說：「在家啦。」門一開，此人進去，到了

屋中，面見他們兄長，說道：「咱們店中北屋，住了三個人，我一問他，他是全不懂。據我看他們全不是好人，要菜要湯，好讓我多來請下海的迷字。」他們大爺說：「這是有點誠心吧，來呀，來人。」說著梆子一響，來了許多壯漢，俱都身高九尺開外，正在壯年。各人全身青布衣打扮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兩個人一根練腿繩，還有刀斧手，預備齊備。哥五個會到一處，大家一商量，便將四□名絆腿繩埋伏在東房門口，刀斧手埋伏大西屋過道，哥五個一字排開，各持兵刃。大爺道：「你們千萬別亂，咱們是一個一個挨著上，別露出咱們透著急來。他們出來一個拿一個。我打不過他，你們再上手。」哥五個這正裡說話，撲的一聲，桌子上的燈，忽然滅啦。老三忙用引火之物，過去要點，忽的一聲，那燈又著了。一連那燈又接連著了，滅了，一鬧三次，嚇得他五個人，是瞪目發怔。外面那個溜馬的回來了，站在院中說道：「我把你們膽大的畜生，你們還要以小犯上不成嗎。交友之道，誰還敢跟你們交啦。」哥五個一聽，連忙走了出來，一看說話的人。正是那個溜馬的人。他二目瞪直，哥五個沒注意。老五將他推到一旁，哥五個各擺軍刃，衝著北屋，說了聲：「咧，北屋之人，一個好人沒有。有甚麼事快些出來，吃我一鉞。」杜林忙將燈給吹滅，說：「伯父，您看是不是，我早看出來他們是黑店。酒席還沒給咱們預備啦，他怔說吃他一個月啦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你這小子，真能惹事。你就不用出去了。」杜林說：「那是，我不出去了，出去小命就得完。這小子兵刃有些扎手，我還留著小命喝豆兒粥，魯清你出去看看去。」魯清道：「不是我惹的事，我不出去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杜林呀，往後你可別管他叫魯叔父啊。你是剛出世的孩兒，他闖蕩江湖倒很有些年。今天咱們一點小事，他就從此的往後退縮。明天以後，可別叫他叔父啦，他不夠資格了。」丁銀龍將大靛脫了，將大衣圍在腰中，說道：「老賢姪，你別白叫我伯父，他也別白叫我兄長，待我先出去一戰。要是戰人家不過，死在他們之手，就求你二人將我屍骨帶回青州，那我就感恩非淺。」說完拉刀縱出屋來，抱刀在院中一站，衝著當院持鉞之人說道：「看刀吧，你家老爺還能活六□多嗎？」吃的一聲就是一刀，那人橫桿一架，說道：「且慢，快報通你的名姓，你家丁某鉞下不死無名的鬼魂。」丁銀龍說道：「你就不用管了。」那人說：「不成，你必須說出真名實姓，世居那裡。」丁銀龍道：「小輩，你家爺，我乃祖輩居住青州府首縣陰縣東門外，丁家寨的人氏，姓丁雙名銀龍，人送一匪號神偷小毛遂，左□二門第八門的。」那人一聞此言，往後倒退三四步，說道：「老三呀，快將燈光掌上。」當時明光臘燭，照如白晝。丁銀龍此時再一看各屋窗戶下，全安著人啦，兩個人一根絆腿繩。他往對面一看老者，雖年歲老，可是精神不老，精而有神。他細看了看，說道：「對面老人家，休要發雷霆之怒，虎狼之威。我要跟您打聽出來一人，您可認得？」丁銀龍道：「對面的小輩，你要問那有名的主兒，我必手下讓情，可以告訴你。」那人說：「提起此人可大大的有名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但不知是那一位呢。」那人說：「此人住家也在貴寶地，姓丁雙名銀鳳，外號人稱賽彥章。」丁銀龍一聽，細看了看，想道：我看他年歲，也就有三□上下的歲數，他怎麼與他相識。因為那年他小叔嫂吵嘴，那銀鳳一賭氣走了。如今約有二□多年，是音信皆無。遂含淚問道：「你們與他怎能相識？」那人說道：「老者您可認識此人嗎？」丁銀龍道：「我焉能不認識此人。我二人乃是一母所生。」那人一聽急忙將鉞扔在就地，上前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孩兒不知伯父駕到，多有罪過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丁銀鳳是你甚麼人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他老人家乃是我們五個人的天倫，早就托人給您帶個信，不知道您在那裡住。直到如今，這才見著。」他們爺兒倆，正在此地說話，那溜馬的李三，大聲說道：「兄長。您別生氣，那五個畜生無知。」旁邊丁家第三個一聽，給他一拳，那李三就倒在地上，竟自睡去了。這時那四個人也一齊的過來，跪在地上，給丁銀龍磕頭。銀龍用手一攙他們，雙眼就落下淚來，爺六個一同的哭了。屋中杜林知道，全是自己的人啦，他便將燈點上了。魯清出來說道：「老哥哥不要哭了，爺六個一同到屋中說話來吧。」這哥五個，大爺名叫金面熊丁世凱，第二個叫銀面熊丁世平，三爺叫花面熊丁世安，四爺叫赤面熊丁世吉，五爺叫黑面熊丁世慶。五個人一聽屋中有人說話，遂說：「伯父呀，咱們一同到屋中說話去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也好。」當時他們眾人，一齊來到屋中，坐下談話。

書中暗表，那丁銀龍學的武藝。他弟兄相差□八歲。銀龍娶妻李氏，李氏長得有閉月羞花之美，沉魚落雁之容，頭緊腳緊，面色忠正。那丁銀鳳正在青年二□多歲的時候，乍出世，不知甚麼。他們是個財主，家大業大。有一年，丁銀龍保了一枝鏢，遠走他鄉。丁銀鳳永遠在外面書房睡覺，那李氏就拿他當作自己親兄弟一般看他。銀龍臨走的時候，囑咐李氏：自己不在家，深恐後面有甚麼事情，必須叫兄弟來後面來睡。丁銀龍走後，他們吃完晚飯。李氏說：「兄弟，今晚你在後面睡吧。你哥哥有話，怕後邊有甚麼意外之事。」銀鳳說道：「我遵我哥哥之言，不能到後面安歇。再者我哥哥並未對我言講，還是在外邊睡覺。」李氏道：「你在前邊，有時深夜，睡的沉了，衣被或是蓋不到，那時容易著涼。」銀鳳一聽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兄長在家之時，何人與我來蓋呀。」李氏道：「你是不知，你兄長每夜三更，必定到你屋中看你。」銀鳳道：「滿口亂道，我兄長去時，我焉能不知，真是豈有此理。」說著他還是出外面去了。李氏無法，自可在後面睡了。睡了一覺，心中不放心，自己忙點上燈，來到前面書房。用手一推，那門未關，當時就開了。李氏到屋中，用燈一照，銀鳳未在這屋中，不由納悶。原來那丁銀鳳自從聽了李氏之言，他來到前面自己的屋中，心中暗想：我兄長未跟我提，怎麼我嫂嫂對我說此話，好叫我丁銀鳳納悶。再者我素日拿她當作我姐姐一般，此話說不著哇。自己愈想愈不對，後來躺在牀上，細一想，或者也許有的，急忙爬起，換好夜行衣，背好撲刀，出了書房。將門帶好，飛身上房，一直向後面而來。到了西房後坡，往後一看，正是自己的嫂嫂，從屋中出來，手中提著手燈，走道自言自語，聽她低聲說道：「竟跟我說，怎麼不跟兄弟說呢。兄弟呀，你要把嫂子錯放了地方，那你可錯啦。」一邊說著，一邊往外來。銀鳳看她出了屏風門，直向書房而去。他急忙由房上來到花瓦牆上，往西房觀看。就聽李氏站在簷下，向屋中問道：「二弟，你又將衣服被子，揣掉地上了吧？」問了兩三聲，無人回答。她用手一推，門分左右，不由的又說道：「喲，怎麼沒關好了門，你就睡覺哇。」說著進到屋中，來到北裡間打簷一看，牀上沒有人啦，不由一怔，說道：「我二弟上那裡去了呢？好讓我放心不下。」又到南裡間看了看，還是沒有人。自己這才出來，將屋門給他帶好，便回到了內宅。銀鳳急忙跟了下來，到了房上飛身下來，到了窗戶旁，用針刺了一孔，往裡觀看。就見那李氏坐在屋中，雙眉緊皺，長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未想到我的命，怎麼這樣的獨哇。想你哥哥走後，恐怕你夜中有個蓋的到蓋不到，恐怕著了涼，我才前去看你去。怎麼他會沒在那裡睡覺呢？」銀鳳在外一聽，知道自己的嫂嫂是第一的好人，未免的是我錯了。後來看見她將手燈熄滅，合衣睡了，自己這才來到西房廊沿下，坐在台階上。心中暗想，哥哥走後，倘若我嫂嫂發生了意外，那時有何面目見哥哥？莫若在此守夜吧。他坐在那裡，後來心中一迷，倚靠柱子，竟自睡著了。更夫交了三更，將他驚醒，正在此時，北房屋中，又有動作。急忙又來到窗前，找著針孔，往裡一看，見那李氏又坐起來了，下地點上手燈，還是出了上房，往外面書房而去。他連忙飛身上房，滾著扒坡，來到外面在廚房上偷看。見李氏又來到書房門前，說道：「二弟，你好叫嫂嫂我著急。」說著用手一推屋門，又走了進去。到了北間一看，仍然沒有，又到南間一看，也是沒有，不由的說道：「他怎麼一夜沒睡覺哇，真叫人不放心。等他哥哥回來之時，非交代清楚，再讓了走。要不然，我真不著人急。」說著他出離了書房，仍回到自己屋中。銀鳳跟著到窗外偷看，見李氏又吹滅了手燈，合衣睡下。丁銀鳳連忙返身回來，到了自己屋中，心中暗想：「噯呀且慢，嫂嫂這樣的替我發愁，不放心我嗎。倘若急出病來，我怎麼對我那兄長。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後起悔來，只可睡覺明天再說吧，這才睡去。那李氏天亮睡醒之後，起身梳洗，這就做飯。飯已做得，出來開了屏門，叫道：「二弟，吃飯來吧。」銀鳳在屋中連忙答應，遂即來到上房。他一看他嫂嫂坐在那裡青絲散亂，面帶愁容，不由問道：「嫂嫂您這是何原故呢？」李氏道：「只因你兄長走後，囑咐過我，叫我夜間出去照看你。恐怕你夜間，有個蓋不到時，一定受病。誰知我兩次前去，二弟你全不在屋中。但不知你上那裡去了，未免的令嫂嫂我，跟著著急。」說著雙眼落淚，如同斷線珍珠一般。丁銀鳳道：「嫂嫂。此言差矣，我哥哥臨行之時，怎麼未跟我提。再者說弟兄怎麼樣，也是親的。您如何也是外娶的，從此請您自行做飯。外邊有酒樓，我自己會到外邊去吃，不用做我的飯了。等我兄長回來之時，我問他，有此話便罷，若未說，那時我問他為什麼不對我說。」說完了，他轉身出來，從此不到內宅。有時出外到各處與人練武，也有時找人著棋。可是到了夜間，二更三更時候，准到李氏住房探望保護，也怕出了意外，對不起自己兄長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李氏有一天在門前買絨線，忽聽見西邊有人咳嗽一聲，連忙抬頭一看，見有一人，站在那裡，兩眼直視自己。不敢再瞧

他，便急忙買完就進去了。此人來到貨郎身旁，問道：「借問一聲，此婦人是那家的？」那貨郎一聽，說道：「您必不是此地人。」那人說：「對啦，我乃西川之人。」書中墊筆，原來此賊是西川彩花賊，紫蓮花孔星，路過此地，遇見李氏，他動了心，這才上前打聽。那貨郎一看，見他頭戴六瓣壯帽，是紫緞色的，上繡花貫魚腸，兩旁雙搭珠穗，身穿紫緞色，貼身靠襖，藍緞子護領，上繡子孫萬代，五彩絲鸞帶煞腰，緊襯俐落。大紅中衣，青緞薄底靴子，挖墊八寶，紫緞色英雄墊，上繡花朵朵。飄帶未結，水紅綢子裡，肋下配帶著一口軋把摺鐵刀，綠沙魚皮鞞，青飾件，青吞口，鸚哥綠的綠綢子的挽手。往臉上看，面如傅粉，在左臉顴骨上有塊紫記，好像蓮花形樣，因此得外號，人稱紫蓮花。那貨郎看罷，說道：「您西川甚麼地方，貴寶村？」此人說：「我住家西川孔家寨，我姓孔名星。」剛要說外號兒，又咽回去啦。貨郎道：「但不知您在那裡做何生理。」孔星道：「我在家治土務農。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此地喚何名？」貨郎說：「此地喚丁家寨。」孔星道：「我跟你打聽一個人，你可知道？」貨郎說：「您打聽誰？」孔星道：「神偷小毛遂丁銀龍。」貨郎道：「方才買絨線的那婦人正是他妻。」說著一回頭，用手指道：「您看他兄弟回來啦。」孔星忙往西一看，見來了一人，身高不滿七尺，細腰紮背，雙肩抱攏。往臉上一看，是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通官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大耳相襯。頭戴翠藍色八楞壯士巾，窄綾條，勒帽口，鬢邊斜拉茨菇葉，頂門一朵紫絨球，突突亂跳。翠藍色貼身靠襖，青緞護領，上繡萬福留雲，青絲鸞帶煞腰，雙摺蝴蝶扣，走穗相垂。青底衣，青襪子，灑鞋，青布裹腿，外罩翠藍色通墊，上繡串枝蓮。也是飄帶未結，鵝黃綢子裡，肋下配帶一口樸刀，綠沙魚皮鞞，真金飾件，真金的吞口，黃絨的穗子。這個貨郎連忙問道：「二爺您回來啦？這裡有人正打聽你們大爺啦。」丁銀鳳一聽，上前說道：「但不知仁兄貴姓高名。」孔星說道：「姓孔名星。」剛要一說綽號，連忙又咽了回去。丁銀鳳說：「那麼您往裡請吧，我兄長未在家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大哥家中坐吧。」那孔星問道：「大爺上那裡去了？」銀鳳道：「保鏢出外去了。您既然與我哥哥是朋友，那就請到裡邊吧。」孔星正想要進去啦，得著這個機會，焉肯放過，他便連忙的就走了進去，到了外書房落坐。丁銀鳳便到了內宅，向李氏說道：「姐姐，外邊有我哥哥的一個朋友，來到我家。」李氏道：「二弟，現你大哥哥不在家，別管是他朋友，你的朋友，一概不許往內宅帶，在你們外面吧。現下世間，好人少壞人多，倘有一差二錯，那時後悔難了。」丁銀鳳一聽，不敢說別的，只可告辭出來，到了書房陪孔星，坐著閒談。外面有人打門，銀鳳說：「孔大哥在此少坐，待我出去與他人開門。」孔星說：「請吧。」當時丁銀鳳來到外面，開門一看，原來是老人家丁祥。丁祥上前行禮，銀鳳道：「不用行禮啦，你為何去了這麼許多的日子呢？」丁祥道：「二爺不知，老奴身體略有不爽，以至回來遲了。」說著話主僕二人，將門關好，一同來到書房。丁祥到了屋中，上下打量孔星。孔星一看這個老人家，有六□上下的年歲，面皮微黃，皺紋堆壘，抹子眉，大環眼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海下一部花白鬚鬚。頭上未戴帽，高挽半心發髻。身穿一件頭藍布的大衫，腰中結著一根扣兒，青中衣，白襪青鞋，精神不衰。孔星心中暗想，別看他人老，精神倒不老。老人家丁祥說道：「二員外，您先同著這位大爺說話。待我到內宅，與我主母叩首。」說完他來到裡院，在廊子底下，大聲說道：「大主母，老奴我回來了，特來給您叩頭。」屋裡李氏說：「老哥哥回來了，快些請進來吧。」丁祥聞言，急忙走了進來。到了屋中，雙膝拜倒，口中說：「主母在上，老奴拜見。」李氏道：「老哥哥，快快請起，不要行此大禮。」丁祥這才站起身來，問道：「大主母，外邊書房那人是作甚麼的？」李氏道：「那是二弟將他同了進來，說是與大爺相好。」丁祥道：「主母，據老奴看，此人必非安善的良民，面帶匪氣。」李氏道：「對啦，老哥哥所說很是。只因老哥哥未在家，我出去買絨線，那時這個人便從西來，相離不遠，他一咳嗽，是小妹一抬頭，看見那人二目直向我瞧來，我就急忙的走了回來。不想，二弟倒把他讓到家中來了。老哥哥，您出來進去的，可多要留心。」丁祥說：「是啦吧，少時您告訴二爺，少往內宅讓就是啦。再說我看大爺沒有這樣的賓朋，正人君子，那有穿這麼花梢的啦。」說完他轉身出來，給他們預備晚飯。

丁銀鳳年方□八歲，不知道甚麼。那孔星見他愛聽甚麼，就說甚麼，為是哄著他。說道：「大爺必須多少日子才能回來呢？」銀鳳道：「這趟鏢須一個月才能回來，剛走了□幾天。」孔星說：「是了。」當下用完晚飯，兩個人坐在一處閒談，還很投緣。那孔星在丁寨住了有半個月，他將銀鳳的皮氣摸准了，他便在書房裡邊隨隨便便。這一次銀鳳給他嫂嫂上陰縣買東西去了，老家人在門後睡著了。孔星一看，機會已到，他便大膽的竟到了內宅。此時天色正午，他來到屋中一看，外間是佛堂，東裡間掛著一個藍布軟簾。他一進來，那屋中李氏問道：「外面何人？」孔星道：「嫂嫂，是小弟孔星。」李氏道：「原來孔兄弟呀，快進到屋中來坐。你有甚麼事嗎？」孔星到了裡面說道：「特來向嫂嫂借剪子一用。」李氏伸手遞給他，那孔星並不伸手去接。李氏站在八仙桌的東邊。將剪子放在桌上。說道：「兄弟你怎麼不接著哇，還不拿走。」孔星道：「嫂嫂不知，想我孔星，來到山東省，為找我那知心對勁的朋友。不想我兄長未在家中，我住在您家，等候了半個多月之久，還不見回來。嫂嫂，我哥哥他可多少日子才能回來啦？」李氏道：「他得兩個多月，才能回來啦。」孔星說：「我竟在您這裡等他，我可等不了。我竟想念家中，因為您那弟妹她太已的拙笨。」李氏一見孔星兩眼不穩，上下打量自己，知道他懷好意。又聽他說道：「嫂嫂您有那穿剩下的便鞋，賞與小弟一雙，拿回去與您弟妹觀看。」李氏一聽，心中不悅，說道：「兄弟你千萬不可說醉言醉語。我這穿壞的舊鞋，早被你哥哥用火焚化啦，別在此屋久待，快到前面書房，去等二弟去吧。」正在此時，外面有人咳嗽一聲，原來正是老人家丁祥。丁祥早在他身上注意，今天二主人出外買東西去了，他便躺在牀上。忽然聽見西屋的竹簾子板一響，他急忙爬了起來，從沙籠子，往外一看，見孔星往內宅去了。他連忙起身，到了西屋一看，果然屋中無人，急忙也追裡院，到了當院，聽屋中東間李氏正說：「少說醉言醉語，遂先咳嗽了一聲，跟著問道：「主母與何人講話？」李氏道：「老哥哥，我正與二弟的朋友講話，他來與我借剪子。」丁祥連忙進到屋中。此時孔星聽見老人家已到，不好在此啦，轉身出來，並未拿剪子，原來他是另有心意，逕自回到書房。丁祥看他走了出去，說道：「主母，可千萬留神。這個小子，可不是好人，我早防備他啦。」說著拿起剪子，來到外面書房，說道：「孔爺，給您這把剪子。以後再要用甚麼東西，先叫老奴，我去給您去取，自己別往內宅去呀。」孔星說：「我叫你倆聲，你沒聽見。」丁祥說：「你叫誰啦，我在門房，竟聽著啦。」正這說著，外面有人叫門，丁祥急忙出去開門，是丁銀鳳回來了。銀鳳來到書房，看見孔星面色不正，遂問道：「兄長與何人治氣？」孔星道：「我的指甲劈啦，我叫丁祥去到後面取剪子一用，喊了半天，他沒來，我自己到後宅去取。」丁銀鳳說：「那麼您使完了沒有？」孔星說：「使完啦。」銀鳳道：「我遵著我父母之命，才將他收養。要不然，我早將他逐出門外。」丁祥一聽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二爺，連大爺回來，他都不能說出此話，別說你啦。」丁銀鳳道：「丁祥，你還敢多留，總是你的耳背。我哥哥叫你，你沒聽見就是啦。」丁祥說：「得，算我沒聽見。我的耳背。該削下去啦。」丁銀鳳說：「你要少說話，還不出去。」那丁祥只可退了出去。銀鳳看他走後，自己也就隨著出來了，直向內宅而來。來到了門口先叫道：「姐姐在屋啦？」那李氏在屋中答應道：「兄弟回來啦，請進屋中。」丁銀鳳這才來到屋內，先把所買東西物件，交代明白。正臉一看，見李氏面掛愁容，暗含怒意，不由問道：「姐姐與何人治氣啦？」李氏道：「二弟呀，你交的這個朋友孔星，他不是好人，你可少往後宅引他。」丁銀鳳道：「姐姐您可千萬別多心，他叫丁祥來的，是他沒聽見，人家這才往後來。我交一個朋友，您說不是好人，那麼我哥哥交的全是好人嗎？」李氏道：「兄弟是你不知，那孔星他來借剪子，原沒有甚麼。不過他在後宅屋中說了些個醉言醉語。以後你在外交朋友，少往裡讓就是啦。」丁銀鳳道：「姐姐，我們哥們借給他點膽子，他也不敢呀。」李氏說：「兄弟也別管他敢與不敢，你以後少往後帶也就是啦。」銀鳳道：「姐姐，論起來兄弟我在外交朋友，那可保不著是那路的朋友來，交遍天下友，知心有幾人，落下一個就算不錯。您別看我叫您姐姐，那也不過是花紅彩轎把您給搭到我家。我哥哥有甚麼，您管他成啦。我可不能叫您管著。」李氏一聽氣往上撞，遂帶怒說道：「二弟，你看你皮氣太漲了。你哥哥不在家，由你反啦。」說著雙目落淚，哽咽著說道：「兄弟呀，你哥哥不在家。那麼由你調動吧，嫂嫂我當然是管不了啦。」丁銀鳳轉身往外，他便與孔星走了出去，在外邊酒樓去吃酒。丁祥將大門關好，來到裡面，聽見李氏在屋中啼哭，連忙問道：「主母，為何啼哭哇？」李氏說道：「老哥哥，你進來。」丁祥這才來到裡面。李氏道：「老哥哥呀，只為方才那孔星，我兄弟銀鳳，他反倒說我不是。」丁祥道：「主母，據我看他決不是好人，一定是西川蓮花黨之人，彩花的淫賊。老奴我在您府上，沒挨過說。方才二爺會暴躁我幾句，

叫我心中難過。」李氏道：「老哥哥，您倒不用難過，他是個小孩子。有甚麼錯，您全看在我夫妻份上啦，等到他哥哥回來之時，我必叫您出一出氣就是啦。」丁祥這才轉身出來。

少時外邊有人叫門，老家人出來與他們開門，那孔星與銀鳳走了進來。他二人終天每日在這方近左右，無事閒遛。那孔星看遍了那些少婦長女，總是沒有出色的。他便向銀鳳說道：「兄弟你看，他們真沒有嫂嫂好。」銀鳳一聽，心中有些不願意，可也沒說甚麼。又過了兩天，這一天外邊有人打門。丁祥出來問道：「何人叫門？」外邊說：「丁祥啊，是我回來了。」丁祥一聽是少主人回來啦，連忙將大門開了。丁銀龍拉馬而進，丁祥忙上前接過馬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您這一路之上，這路遙遠，多受風霜之苦哇。」丁銀龍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可累的。」說著話便來到了上房屋中，落了坐。那李氏由東屋出來，到了銀龍面前說道：「夫主回了。」銀龍抬頭一看，見李氏頭髮散亂，面色青白，連忙問道：「你這些日子是怎麼啦。」李氏道：「沒怎麼呀。」說著轉身進了東裡間，丁銀龍連忙跟了進去。到了屋中又一細問，李氏道：「你可有一個西川路的朋友嗎？」丁銀龍道：「沒有沒有，西川路我就不交朋友。」李氏一聽便將借剪子之事，以及二弟銀鳳所說之話，一一的說了。丁銀龍當時安耐她幾句。此時外面銀鳳帶著孔星二人回來一叫門，丁祥出去開了門。一看是他二人，遂說：「二爺，大爺回來啦。」銀鳳說：「好，待我看看去。」說著二人到了外面書房。孔星道：「老哥哥快到後面將大爺請出來，我有話說。」丁銀鳳道：「咱們一同到後院不好嗎？」孔星道：「不用，還是把他請出來的為是。」丁祥一聽連忙到了後宅，向丁銀龍說道：「大爺，外邊孔爺請您哪。」丁銀龍便隨著來到書房，那孔星接到門口，上前跪倒行禮，口中說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孔星拜見。」銀龍忙用手相攬，說道：「賢弟請起。」細一看，自己不認得他，不由心中納悶，遂一同到屋中落坐。丁銀龍道：「我怎麼一時想不起閣下來了。」孔星道：「兄長真是貴人多忘事，想當年在金家樓吃酒，您給了錢，那伙計說沒給，二人搗亂，是我上前解勸，有此事無有。」丁銀龍道：「那我忘了，不記得此事啦，或者是我鏢局子事忙，一時的忘了。」話說完了，心中一想：這小子不定安著甚麼心啦。又聽那孔星說道：「兄長，我在西川治土務農。聽說此地的刀最好，所以我特意前來買刀。又因為我有一個家人，輸了銀錢，出來找他，故此來到此地。」銀龍說：「是啦。」當下命人擺酒款待不提。

這一天鏢局派人來請丁銀龍，說：「有一批鏢，還得請大爺前去。」丁銀龍便到書房，說明此事。又說：「我去了不過數日便回。」銀鳳二人說：「好吧，兄長您請吧。」銀龍來到內宅，李氏知道了，雙目落淚，說道：「夫主哇，你此次出外，但不知去多少日子才回來呢？」銀龍道：「至多幾天。」李氏道：「你要晚回一步，你我夫妻就不用相見了。我看那孔星，定非安善之人。你走後他要有不法行為，那時我為保你們家中臉面，我可行其拙志。」銀龍道：「你且少安勿躁，待我到了那裡少時即回。」說話之間，到了鏢局子裡，問明白上那裡去。他叫人家插上鏢旗子，盡管前去，一路無憂。鏢店照他的言語，人家走了。他回到家中，命丁祥將銀鳳喚到內宅，向他說道：「二弟呀，我有一事，向你說明。我可沒有孔星那麼一個朋友。那西川路上可沒有好人，全是蓮花黨之人。你死說他是好人，我也無言可辯。這樣辦，五月十六日北邊鎮海娘娘廟廟會之期，叫你嫂嫂梳洗打扮，咱們一同前往。他要是到了那裡，兩眼竟看小男婦女，或是看你嫂嫂有些不規則行動，那時你我就可以明白他啦。你千萬別露痕跡。」銀鳳說：「是啦吧。」當時他出來到了書房，告訴了孔星，要去廟上燒香求子，孔星一聽也很喜歡。丁祥給僱好了小轎，到了是日，李氏梳洗打扮，出來上轎。丁銀龍弟兄三個人，早有家人給帶過馬來，三個人一齊上馬。到了那廟上，果然熱鬧非常。來的時候，銀龍跟銀鳳說：「到了廟上多留神他。他要是雙目竟看少婦長女，那小子准不是好人。」丁銀鳳道：「他倘若是淫賊，我要不把他殺了，算不了英雄好漢。」如今到了廟上，果然那孔星兩雙眼睛不夠他用的啦。銀龍便暗跟銀鳳說道：「二弟你看這小子如何？他竟拿別家婦女，比你嫂嫂。」銀鳳一看，心中不由大怒。當時不便發作。小轎子到了大門外，李氏下了轎，大家一齊往裡走來。李氏在當中，孔星在上垂首，銀鳳在下首，丁銀龍在後面。此時孔星兩雙賊眼，四下裡觀看。他心中所思：這一廟堂的婦女，全都不如李氏。想到此處，不由的邪火上升。心中又一想，他弟兄二人，也不是好惹的。兩雙猛虎一般，看守甚緊。不過他們今天前來鎮海娘娘廟，燒香求子，叫我跟隨前來，也不知他弟兄二人有何居心。那李氏貌美，但是一時不得近身。她長得好看，乃是一團正氣，真稱得起是女中魁首，恐怕難從心願。再說一近她，我的性命難保。他一路上是胡思亂想，在殿上燒完了香，四個人往回而來。正走到廟門口，可巧從對面進來一個少婦，長得與李氏一般無二，面貌出眾，身穿花花的錦衣，八幅羅裙，足下窄窄金蓮，天女一般，拉著一個小孩，旁邊跟著一個半大的姑娘。孔星他們出的是東角門，這個少婦是進的是正門。他不住往正門那裡去看。銀龍喚過小轎車，叫李氏上了轎。那孔星說道：「兄長。」銀龍說：「啊，有甚麼事？」孔星說：「我方才在大殿之上，看見一個朋友。我二人數載未見面，方才未得說話。我此去與他相見，您請先回，今晚我也許不回去，明早一准回到府上。」銀龍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那孔星又來到轎前，說道：「嫂嫂，兄弟我遇見一友，必須前去相見，請您先回去吧。」李氏點了點頭，並沒言語。那孔星又說道：「兄長跟二弟您就請吧，我們見面後，今晚也許不回去啦。」銀龍說：「好吧，任憑你去。」他們便僱著轎夫，抬著李氏，往家中而來，弟兄二人在後相隨。銀龍道：「二弟，你看孔星如何。果然是蓮花黨不是？你這還有何面目見你那嫂嫂？這可不是她給咱們拆散弟兄的和氣吧。」丁銀鳳說：「是，是小弟的不是了。待我除去此賊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二弟你可帶好了東西物件啦嗎？」銀鳳說：「業已帶好。」銀龍說：「好，給你兩封銀，暗暗跟在後面，離開此地，到了別的縣界，那時亮刀除了此賊，你可得遠走些日子。」銀鳳伸手接過來，帶在身上，辭別兄長，逕自到廟中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丁銀龍，跟隨李氏小轎，回奔家宅，來到門前，轎子落平，上前打門，裡邊有人問道：「誰呀？」銀龍說：「丁祥，是我回來了。」家人急忙將門開了，打發轎子走後，夫妻二人，向內宅走去。那丁祥將大門關好，一齊奔上房。丁祥問道：「大爺，我那二爺上那裡去了？」銀龍道：「他隨同那孔星去了。」丁祥道：「如何？那賊人是個不法之人不是？如今可洗出主母的心來了。老奴有一事，不是對您夫妻搭我人情。那孔星在咱家住著時候，我是白天睡覺。每天夜間定更已過，老奴便坐在屏門以外，直到四更，才回屋睡覺。今天他走了我才說出，那小子真不是好人。」銀龍道：「老哥哥的美意，我很領情。我們夫妻平素可沒拿您當外人看待吧。請你看著我那父母的身上，諸事多要指教我才是。」丁祥道：「少主人，您在外保鏢為業，甚麼人您全見過。人怕久挨金怕煉。老奴我說一事情，您可依從？」銀龍道：「您說吧，有話請講。我拿您當我親哥哥一樣看待，有甚麼話請您說吧。」丁祥說：「少主人，老奴我攀個大說，由起我的天倫，在您宅中，直到了我，傳留有四輩。讓我出主意，我才說出。要沒有甚麼好兒的事，老奴我是不敢說出。」銀龍道：「雖然說您是奴輩，您跟我天倫是孩童之間，一同長大。我那天倫臨危之時留下遺言，叫我有甚麼事，全都問你老人家，與您商議。」丁祥說：「少主人，我今天攀個大，抖一回膽，我就拿你當我個兄弟，我算是你個哥哥。由打二弟銀鳳跟下淫賊孔星去啦，我想他殺死淫賊不殺死淫賊，他也不回來啦。因為他沒有臉面回來啦。老奴我今天出個主意。」丁銀龍說：「老哥哥您出甚麼主意？請說出來，我無不依從。」丁祥說：「少主人，我說出來就得與咱們丁姓有益處，若無益處，對不起我那故去的老主人。我是叫您僱一個四口多歲的女僕，給您做菜做飯的。再買一個小丫頭，為是服侍少主母。平常時候不准她們出去站門上街。你有朋友，讓到外邊書房，不可以往裡相讓他等。容等老奴我給他倒茶，看一看他是不是正當的人，那時再令他跟咱們相近。」丁銀龍說：「好，我全依從了。」按下他們不表。

且說丁銀鳳暗中跟下孔星來，那淫賊做夢他也想不到哇。丁銀鳳在廟牆牆子一站，用眼注意孔星。少時就見從西配殿裡走一位少婦來，滿頭珠翠，身穿花紅招展的衣服，滿面脂粉，手中拉了一個小孩，後邊跟著一個八九歲的大姑娘，長得有幾分姿色。書中暗表，這是小姑嫂。因為婆母病體沉重，所以前來燒香求爐藥。在婦女身後，隔著有四五個人，便是那孔星賊人，直勾勾兩雙賊眼，向那前邊看來。那少婦長女出了廟，拐彎往西而去，離廟不遠，有一輛轎輪車，車旁站著一個老頭兒，見她們來到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姑娘你們回來了。」姑娘叫了聲：「親家爹，我們回來了。」原來此老者乃是少婦的娘家父親。當時攬她們上車，又將小孩抱上車去，拿起鞭子，轟車輪一直正西。在路上走著，向車裡問道：「廟裡香火怎麼樣啊？」少婦說：「香火很盛。」一邊說著話，一邊往西走著。老者回頭往後邊一瞧，看見有一個少年公子，緊隨在後。車輛走的緊，他跟的緊，車走的慢，他也追的

慢，不知是何原故。面前有片鬆林，他們車來到林外，那林中坐著許多老鄉。看見他們車到，連忙問道：「廟上人不多呢？」趕車老頭說：「人倒是很多。」說著話那些人站了起來。隨他們車後，也往西來。老者說：「列位，往這股道上來，也就是咱們這個村裡的人。外人來的可太少啦。你們幾位看，後邊那個人，他往這裡來，必有所為。」說話聲音又小，那東邊的孔星，他可聽不見。那孔星見他們車進了村子，他也跟了進去。看見村子口內，路南有一坐大酒樓，西邊有個店。街市上行人不少，買賣鋪還真繁華。此時那車到了路北一家廣亮大門，門前下車，少婦長女全進去了。老者趕車，便奔了店，趕了進去。孔星來到切近一看，這店名金鳳驛。他又回頭一看酒樓，乃是二友居，便到了酒樓來吃酒。此時那丁銀鳳暗跟在後頭，看他進了酒樓，自己便到了酒樓旁邊一家小飯鋪。一進門說道：「辛苦了，掌櫃的。」伙計說：「來啦客官，您就坐在這裡吧。」將銀鳳讓到一張桌旁。銀鳳要了點火燒餅子，跟兩盤菜，一碗粥，自己用著，向他們問道：「我跟你們打聽打聽，貴寶村喚作何名？」伙計說：「這裡叫作崔守峪。」丁銀鳳又問道：「您是這裡陳住戶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我是這裡陳住戶。」銀鳳道：「這個路北的那家住戶是做甚麼的呢？那老者是拉腳的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不是。」丁銀鳳道：「我從打鎮海娘娘廟跟下這輛車來，那麼店裡住著了保鏢啦嗎？」伙計說：「沒有。」正這說著，過來一個老者，是本鋪掌櫃的，姓崔，前來問道：「客官您問這裡做甚麼呀？您貴姓啊？」丁銀鳳說：「我姓丁名喚銀鳳，住家在陰縣東門外，丁家寨。若提起我的兄長，是大大有名，我兄名喚神偷小毛遂丁銀龍。我方才跟著我兄嫂，到娘娘廟燒香求子。是我們燒完了香，看見方才過去的車輛，拉了少婦長女，有一匪人追隨在後。我兄長恐怕他是匪，這才叫我暗中跟了下來。要察出他有不法之時，叫我亮刀斬殺於他。我跟他到此處，見他進了村子，上了酒樓。」崔掌櫃的一聽，連忙出去，到了酒鋪一看，樓底下並沒有公子打扮的人。他上了樓一看，果然有一個武生公子，坐在樓梯門一張桌，兩眼賊光不穩。連忙抱拳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您才來呀？」孔星抬頭一看，不認得，遂說：「可不是嗎。才來。您坐下咱們一同的吃酒吧。」崔掌櫃說：「不用，我早吃完飯啦，您這是保下鏢車來啦？」孔星說：「對啦，我是跟下鏢車來了。」崔掌櫃的說：「鏢車怎麼沒進村子呢？」孔星說：「人太多，沒有好意思叫他們進來。叫他們從莊外走啦。」崔掌櫃的說：「達官，這筆酒錢讓給我吧。」孔星說：「不用不用。」崔掌櫃說：「那麼回見吧。」說完他就下了樓去，來到自己鋪中一看，那位姓丁的已然走去。原來丁銀鳳吃完了，給了錢，自己出了鋪子，到了西村外。一看有密鬆林，相離很遠，這才返回。又到那個大門旁邊一看，插上旗子啦。就見在他們牆角下，用粉漏子漏一個蓮花，心中明白，這是那小子留下的暗記。連忙去隱身之處，預備夜間前來拿賊。

而今再說孔星，他在酒樓上正然吃酒，上來一個人猛然認他為達官。那人走後，自己心中直犯狐疑。他就叫過伙計來，問道：「方才這個人是做甚麼的？」伙計說：「他是東邊火燒鋪的掌櫃。」孔星說：「他姓甚麼呀？」伙計說：「那人姓崔，名叫崔養，是本村的首戶。」孔星一聽，心中才不疑，遂將包袱解下放到桌上，說：「伙計你給我照管一眼，我下去尋找一個東西，少時就回。」說完下樓，到了外面一看，恰巧無人，便暗取出粉漏子，就在牆上打了暗記。二次回到樓上，伙計說：「您找著啦嗎？」孔星說：「沒找著。」伙計說：「您丟了甚麼啦？」孔星說：「丟了一封書信，倒是小不大要緊。」說著坐下照樣吃酒，直耗到天色已晚，他才付了酒資，拿了小包袱，出酒鋪。到了西村外一看，樹林子相離很遠。他出村往南繞，到了一個所在，是不大一片樹林，自己進去歇坐。耗到二鼓已過，點上白燭捻，他急忙脫下白晝衣服，換好夜行衣靠，青帽包頭，撮打象鼻子疙疸。打著花布的裹腿，紗包紮腰，背好了刀。又將白晝的衣服包好打成腰圍子。低頭一看一點物件不短。忙將樹幹上的白燭捻吹滅，帶在身旁，出了樹林。書中暗表，丁銀鳳也在這個林中，暗中監視他。看他換好夜行衣，他才換。那孔星，出樹林進了村子，來到這家牆外，往牆裡看完，忙又回頭，往後來瞧。那丁銀鳳忙爬在地上，孔星一看四外無人，他毛腰先將牆角暗記擦去了，來到門洞裡偷聽。在宋朝年間，凡是蓋在臨街的大家房屋，全是寬大的門洞，外帶廊子，為是有個刮風下雨的時候，有那山南海北的行路之人，可以在那裡避一避風雨。這全是厚道的地方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那孔星用手扶住大門，向裡細聽，就聽見門房裡有僕人說話的聲音。有一人說道：「今天咱們的小姐跟少奶奶，上廟去燒香，真叫孝順啊。再說餘江他這個女兒，給到咱家，總算門當戶對。今天她們回來，一定洗澡，今夜跪香。」孔星聽了，轉身形到了門外。來到西面牆下，飛身上牆，躡房越脊，頭一層院子過去，在第二層院子，南房屋中有燈光。他連忙用耳音一找，聽見南房的西裡間，有人說話。屋中正是那姑嫂說話，那少婦說：「妹妹，少時咱們姐倆到廟堂跪香。」遂叫道：「翠紅啊，快將手燈點上，我們好去跪香。」小紅答應。孔星在北房後坡，雙手扶中脊往前觀看，就見小紅出來，上北房而去。那翠紅到了北屋門前，卷好佛簾，開了門，進屋先點好一對素燭，又點上撮燈。預備好了，出來又到南屋，說道：「小姐啊，主母啊，那佛堂已然預備好了，您快去燒香去吧。」二人說：「好吧，我們就去。」當下由小紅引路，姑嫂二人出了南屋，去到北房。孔星連忙從北房繞到西房，往屋內偷看，見她們忙著燒香。孔星心中暗想：「這倒是個好機會，莫若我先到西裡間牀下躲避，容她燒完香自然的就回來，那時再揮薰香不為晚。想到此處，他便繞到南房西南角上，飄身下來，到了屋門，伸手起簾子。忽然從東北角上，打來一塊小瓦岔兒，吧的一聲，正打在左肩頭，又忙到地上，吧噠一聲響，他連忙一回頭，就隱到西邊明柱之後啦。翻臉往東北一瞧，在那中脊的後頭，有條黑影，衝他一點手。孔星這才一長腰奔了東房，來到房下飛上了房，就見那條黑影兒奔了東邊。口中低聲說道：「朋友咱們走吧。」孔星不知是誰，急忙也跟了下去。那人走的可是真快，又聽那人說：「朋友快跟我走，咱們林中一敘。」孔星說：「前邊帶路。」說話之間，兩個人一齊到了東邊，飛身下了房，一直東村口，出了東村，到鬆林中。孔星問道：「前邊甚麼人？」丁銀鳳先將撲刀取到手中，問道：「來者可是孔大哥嗎？」孔星一聽是丁銀鳳的口音，不由一驚，忙問道：「前邊可是丁銀鳳二弟嗎？」銀鳳道：「好耳音，不錯，正是那裡？」孔星說：「銀鳳，你來此做甚？」丁銀鳳道：「孔二哥，咱們在廟場分別，您不是說有朋友嗎，數載未見。您的朋友現在那裡？」孔星說：「我由朋友家中而來，追下一寇。」銀鳳忙道：「嘔，我把你這個惡淫賊，你是滿口胡言亂道，交朋友你也在五倫之中。我一時不察，誤認你為友。你原是西川路上的淫寇，還敢瞞哄於我。」孔星說：「丁銀鳳，你既然看出我的行跡來，你家二太爺就說明了。不錯二太爺在西川就歡喜美色，因為看見你的嫂嫂長得貌美，才與你結交。那婦人太已的節烈，你家中那老匹夫老丁祥，看守的太緊，未得乘虛而入。」丁銀鳳一聽心中大怒，上前劈手一晃，就是一刀。孔星忙往旁一閃，用刀一紮他手腕子。銀鳳往回一撤刀。說道：「你們西川路上的淫賊，要跟你家二太爺，走個八九個照面，我怎對的起我那兄長？」說著一錯腕子，往上一撩，那刀尖就划在賊人星門上啦。孔星手腕掛了傷，他抹頭就跑，要打算想法子暗算哪。銀鳳一見，大聲說道：「小輩，我看你往那裡逃走。上天追到你靈霄殿，入地追到你水晶宮。」說著飛步追來。那孔星刀交左手，右手就掏出鏢來啦。丁銀鳳追到切近，捧刀對他後身就紮。孔星聽後面帶著風來啦，急忙往旁一閃。那銀鳳早飛起一腳，踹賊人一個滾兒。銀鳳踢他倒下，上前舉刀刺他雙足。孔星一見，心中大驚，連忙使了個就地八翻，滾到一旁。銀鳳伸手掏出一塊飛蝗石來，往前打去，忙著一縱身，到了切近，石頭打上，刀也到啦，撲哧一聲，已將淫賊的雙足刺下。當時孔星就噁啞了一聲，疼死過去啦。丁銀鳳一見，咬牙憤恨，上前伸手，揪住了頭髮，舉刀又將人頭砍下，心中這才氣平，遂說：「小輩，這就是你們蓮花黨的下場頭。多虧我家還有德行，要不然早將名姓失去。」說完他用刀刨了一個坑，便將人頭放在一旁，將他屍身及雙足，一齊拉在坑子內，用土埋好，又將新土掩好了血跡。這才提人頭出樹林，直奔自己家中而來。

此時天已三鼓，來到了家中，飛身上房，趕奔內宅，從西房下抖身竄了下來。先將孔星的人頭，放到院中。一看北上房，燈光明亮。銀鳳提刀到了廊沿底下，說道：「兄嫂，為何尚未安睡？」老家人丁祥一聽，說道：「二爺回來啦。」丁銀鳳知道他們還沒睡啦，這才走了過來，先向丁祥行了一禮，說道：「老哥哥，請你看在我那兄嫂的面上，多多原諒於我。是我不對，有那冷言冷語，請您不要見怪。」又與兄嫂行禮，說道：「哥哥啊，咱們的家門有德，若是無德，早已出了事啦。老哥哥丁祥，以後您得重用他。是小弟一時的朦朧，竟引賊人來家。今夜我已將淫賊斬殺，人頭現在院中。兄長可以將他埋了，那屍身早被我在樹林埋了。」李氏一聽說道：「兄弟呀，可不是嫂嫂我拆你弟兄和美。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，因為你年青，百般的護庇他，我未敢分得罪於他，怕你錯想。如今你看如何，還是堵了你的嘴了不是。」說的丁銀鳳啞口無言，不由得雙目落淚，遂說道：「兄嫂哇，我今天非

出去，闖蕩江湖去了。家中一切，多求老哥哥關照就是了。」丁銀龍一聽，上前一把握住，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年□八歲，乍出世面，休要如此的狂傲。小馬出世嫌路窄，大鵬展翅恨天低。在外難免出了意外。」銀鳳說：「不成，我非出外不可，兄長就不用相攔啦。」丁祥道：「二爺，您太年輕，千萬別出去。您走後大爺與我家主母，一定放心不下，那時豈不是個麻煩嗎。當時有事，可上那裡找你去呀。」丁銀龍看他是一定要走的，遂說：「二弟，你要飄流在外，掌中一口刀，能為武藝，倒是不錯。可必須往正路上走，千萬不准鏢喂毒藥，身帶薰香。倘要做出不義之事，被我訪知，那時可別說我意狠心毒，我是亮刀砍下你的人頭。」銀鳳說：「兄長，你請放寬心，我一定不能作那傷天害理之事。小弟此去必定殺賊官滅惡霸，偷富濟貧。」銀龍說：「好，正應當如此。我看你面上帶煞，也不好相攔於你。你可知咱們門戶嗎？」銀鳳說：「知道，咱們是左□二門第八門。」銀龍說：「咱們的門長，你可知道？」銀鳳說：「知道，門長乃是鎮海金龜王殿元。」丁銀龍：「對啦，那麼他住在那裡你可知道？」銀鳳說：「我不知。」銀龍說：「他住家在山東青州府南門外，離城八里，大道以東，王家坨。掌中三尖兩刃短把鈿一支，水旱兩路的傢伙。」李氏道：「二弟呀，可不是嫂嫂我多心。你與孔星如同生死弟兄一般，就如你一說，你把他殺了，有何為證呢？」銀鳳說道：「嫂嫂不信，人頭現在院中，待我取來。」說完來到院中，拿起人頭到了屋中，說：「嫂嫂您請看，這不是惡賊的人頭嗎。」李氏道：「二弟呀，今天當著你哥哥，是你說的老太太花銀錢花紅彩轎，將我接到你家，這還不要緊，那麼以後老哥哥丁祥，就不許你向他發脾氣。咱們要依照我那婆母的遺言，要看了丁祥如同咱們長兄一個樣，不准錯看了他。」銀龍道：「二弟從今以後，你在外交友，可不准往裡帶。你有友人可以在外面書房一敘，老哥哥叫你讓他見你嫂嫂，你再往裡帶，見你嫂嫂。如果不叫見，千萬不許往裡帶。」丁銀鳳說：「是。」李氏道：「二弟你看我有這個記性沒有，是你的事，以及在外交友，我是一概不管。婆家娘家的名聲要緊。」丁銀龍道：「老哥哥先將惡賊的人頭，找個地方埋了吧。」丁祥說：「是，是。」銀鳳此時心中不大痛快，說道：「哥哥啊，照您說來，此後是我交的就是淫賊嗎？」丁銀龍道：「二弟呀，你太年輕，不知事務。自從你從小長大，直到如今，你看我多怎向老哥哥暴躁過。咱們弟兄二人全是他抱起來的。再說你交友不慎，竟說憑咱倆掌中刃，別人不敢。倘若他們是淫寇，使出薰香，那時你也受不了，不知事啦，他再到後院宅進揮薰香來，不論如何，你我的名聲可就栽啦。二弟你就不用提著人頭啦，交給老哥哥去把他埋了吧。」銀鳳一跺腳：「說道：「兄長啊，待我拿著出去吧，省得老哥哥害怕。」丁祥說：「我去埋去，不害怕。」銀龍說：「老哥哥你們可要埋在僻靜的地方，千萬別叫風聲外出，免得發生了意外。」丁祥說：「是了。」當下二人，一同來到院中，出了屏風門外，來到影壁頭裡。丁銀鳳問道：「老哥哥就將他的人頭，埋在此地吧。」說著用刀刨了一個坑兒，將人頭腦袋兒朝下埋下。銀鳳站起身形，又向丁祥施了一禮，口中說：「老哥哥，您多原諒我，我一時的魯莽。今天既然將此賊斬殺，才出了我心頭之恨。以後您在我家多多分心，受累，我要告辭，出外闖蕩江湖去了。」丁祥說：「二爺，你走也不要緊，別向我告辭啊，有甚麼話去向大爺交代去。」銀鳳道：「沒有那麼大功夫。老哥哥您看我兒嫂來啦。」丁祥回頭一看，那丁銀鳳飛出了西屋，飄流在外去了。家人丁祥回頭一看，屏風門那裡並無有人。容再回頭一看，那丁銀鳳是蹤影不見。不由唉了一聲，這才往裡回報丁銀龍。到了屋中，銀龍問道：「老哥哥，人頭已然埋好了嗎？」丁祥道：「二弟總是年輕啣，那兄弟想我主母害怕，他將人頭提了出去，到外邊去看。」銀龍道：「嘔，這可是老哥哥您的錯啣。他這一來，是羞臊難當，一定遠走不回來啦。」丁祥道：「對啦，他臨走的時候，還給我磕了三個頭。」丁銀龍當時心中不悅，面沉似水。李氏一見，忙說：「咱們沒叫他走哇。」銀龍道：「就是你一句話，將他逼走。」李氏說：「夫主我那一句話，把他說走了。」銀龍說：「你說的是二弟，你以後在外交友，是我一概不管。他衝這一句就走啦。」李氏道：「那麼他走了，還能找回來他不能哪？再說，我叫他個兄弟，可不是我娘家的人。他也不姓李，叫他為是近，誰知他一怒走去。那麼從此我半夜與他燒一股亮香，保佑二弟在外平安無事。」說完之後，三個人心中各有不安，一夜也沒睡覺。第二天，天亮，他們才各自安歇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丁銀鳳，出了家中，到了外面，心中很是難過。他想一來對不住兄嫂，二來對不住老家人，一氣往下走去。白天住店，夜間行路，他這樣的住下走去，這天吃完了晚飯，又往前趕路。可巧這時颳起北風，烏雲密布，雷聲陣陣。丁銀鳳一看不好，急忙往前飛奔，好容易看見前邊有個村莊，連忙跑了進去。書中暗表，這個村子，乃是中三畝園。進了村子，雨就下起來了。他連忙來到路西一家的門洞裡躲避，一看外邊雨已下大啦。細看這個店房倒屋塌，不像樣子了。他正在這裡避雨，天已然黑了。裡面有人說道：「天到這般時候，沒人住店，把門關了吧。」又聽有人答言，少時出來一個老頭兒，到了門洞裡。一眼看見了丁銀鳳，遂說道：「你是做甚麼的呀？」銀鳳道：「我是鏢行裡一個小伙計，奉命去送了一封信，回來晚啦，遇雨，這才借您的門道，暫避一時。」老頭怕他一下說，一邊冷得直哆嗦。那屋中有個老太太問道：「你還不快關上店門，天下雨的與誰說話啦？」老者說：「咱們門道里有個人，在此避雨啦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看看他是好人不是。要是好人，可以把他讓進屋中。要是歹人呢，趁早找人把他轟了走。」老頭在門道里看不甚真，這才將店門關好，將他帶到了屋中，往東屋裡讓。銀鳳往屋中一瞧，東屋裡牀沿上坐著一個大姑娘，那牀上坐一位老太太。他連忙止住了腳步，說道：「老伯父，我不能進您的屋子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不礙事，您進來吧，不礙事，這全不是外人，就是我母女二人。」老頭兒也說：「小伙子你進屋中去吧，不要緊的。」丁銀鳳道：「老伯父，您不知道，屋裡有我大姐，我不好進去。您這裡若是店呢，請您與我找一間房吧。」老頭說：「我這裡倒是店，只是無錢修理，房屋早已坍塌啦，只有這個三間房啦，你就先到屋裡來吧。」老太太說：「那麼姑娘你先到西裡間內去吧，那位也好進屋來。那姑娘一聞此言，就上西屋去啦。銀鳳這才進到東屋，老太太下了牀。丁銀鳳面如敷粉，長得一表人材，穿藍掛翠，渾身衣服全被雨淋濕。遂問道：「你老貴姓啊？」銀鳳道：「我姓丁，我叫丁銀鳳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在鏢行作事嗎？」銀鳳說：「不錯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吃過飯了嗎？」銀鳳說：「在前村用過。」老頭道：「你選用問他作甚麼，快給他做碗湯，我還吃呢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唉，我給他做去，別管他做甚麼事，他看見屋中有姑娘，不進來就是個好人，知道尊卑長幼禮節。」說著出去與他們作好了湯，與銀鳳吃了。老太太說：「你看你身上衣服全濕啦，脫下來換換吧。」說著到了西裡間取出來一身，叫他換下。老太太又說：「少時你們爺倆個在屋裡睡吧，我們母女在外間。」丁銀鳳說：「不可，您要是留我，可以找一個單間屋子。」老頭說：「沒有單間啦，只剩下這三間啦，堂屋還漏呢。」丁銀鳳說：「老伯您這樣恩待我，令我心中不安。咱們素日不相識，家中有我這位姐姐，我怎敢同屋睡呢，與我名譽有礙。這個房山還可以不漏，就可以在此處睡吧。」老太太一看說：「也好，那麼你就給他搬過一個鋪板吧。」當時就給他支搭好了，又搬出一份鋪蓋來，說道：「銀鳳啊，你就在此住吧。夜間解小手，出去往東隨便一地方全成。」丁銀鳳點頭，說：「我謝過伯父伯母，我那位姐姐。」老夫妻說：「噯，不用客氣啦。」老夫妻到東裡間，銀鳳自己睡好。誰知第二天，渾身發燒，頭脹難受，是臥病不起。這一來不要緊，他才招贅王家。

書說至此，暫作結束。以後尚有許多熱鬧節目，如丁銀龍伯姪相會，三畝園拿普蓮，賊鎧入都，普鐸火燒何家口，一鏢三刀制死何玉，石祿誤走火龍觀，夏得元火燒穿山熊，種種節目，盡在下文再為表出。